

成风化人

人物周刊

『 一个人的球队 』

“

“我是叶沙，叶沙的肺。”
“我是叶沙，叶沙的眼睛。”
“我是叶沙，叶沙的眼睛。”
“我是叶沙，叶沙的肾。”
“我是叶沙，叶沙的肝。”

去世前一天，叶沙还是一个快乐的高中新生，他最喜欢的娱乐活动是打篮球。他的器官分别移植在其他七个人身上。在七人中，有五人组成了一支篮球队，取名为“叶沙”



们完全改变主意呢？”

时光快进到两年后，当叶爸爸被问及他们改变心意的原因时，他说，在那半个小时里，他接受了儿子永远回不来的事实，决定帮儿子实现他的梦想。

他说：“叶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拯救生命。”

叶爸爸和叶妈妈最终和孟风雨见面，并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文件。孟风雨回忆道：“他在选择栏里按顺序勾选——角膜、心脏、肝脏、肾脏等，快速而坚定。”当他快填写表格时，叶爸爸在“肺”的选择上有点犹豫。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孩子至少留一个器官？”他自言自语着。医生告诉他，有一位晚期尘肺病患者正等待肺源救命，他的决定事关生死，叶爸爸的犹豫很快消散。叶爸爸说：“我曾想留一个器官给我儿子，但他的肺可以救一条命，所以我决定把肺也捐出去。”

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我做了正确的事情。”他继续说，又清了清嗓子，“至少他在世界上留下了一些东西，我们的心不再空荡荡的。”

叶爸爸说：“最大的遗憾是我们没有捐赠更多器官。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器官原本可以最多救 11 个人。”

“不……不像死于车祸的人。”他突然结结巴巴起来，“他的器官状况很好。”“要知道我儿子的肺是最好的！有一天他从学校回来对我说：爸爸，你知道我今天在学校得了一等奖吗？”什么比赛？我问他，在我们年级，我的肺活量最大！”他说。他的肺活量在同年级的 400 名学生中是最好的。”叶爸爸说，他的脸上再次闪现出罕见的微笑。

刘福

现在，叶沙完美的肺就在刘福的身体里。

据《新京报》报道，当时刘福躺在湖南省湘雅二医院的手术室里等待器官移植，有人提着一个箱子走进房间，“供体质量非常好”，刘福听见医生说，接着他就失去了知觉。

那天刘福术后醒来立刻就知道手术成功了。近 20 年来，他的呼吸从未如此舒适、顺畅过，“我仍然戴着氧气罩，但我知道手术成功了，因为我可以自己呼吸。窒息的感觉消失了，可以平稳地呼吸了。”他说。手术前，47 岁的刘福非常平

静。如果移植手术成功的话，他获得重生；如果没有成功，他获得最终的解脱。但刘福心中仍怀有一线希望，期待能被治愈。20 年来，刘福无法工作，在手术前的几年里，他几乎喘不过气来，腐烂的肺折磨着他，让他觉得自己像个活死人一样。

早些年，来自湖南中部地区的刘福成为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之一。这些工人在不同的建筑工地、工厂和矿山之间来回穿梭寻找工作，努力维持家庭生计。对刘福来说，他擅长在矿上钻孔，炮眼里的炸药“轰”地炸响，撒下无数粉尘。刘福对职业安全知之甚少，即便知道，他也会冒着风险去追求更高的报酬，过上好点的生活。但这份工作让他付出了太多代价，彻底毁了他的肺。

刘福在 1998 年被诊断为尘肺病，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就像一个死囚，等待行刑日期到来。在这期间，刘福也试着接受治疗。他和儿子去了附近娄底市的一家当地医院，医生告诉他：“除非他接受器官移植，否则他的病毫无希望。”这个手术要花费五六十万，刘福负担不起。回家路上，刘福和儿子买了一口棺材。

幸运的是，刘福接到湖南省红十字会的电话，这成了他生命的转折点。

他回忆道：“我做梦都没想到会进行器官移植。”这个电话是对器官捐献者家属的回访。刘福的妻子在 2015 年的一次事故中去世，他同意捐出她的肝和肾。回访中，刘福讲述了他自己悲惨的经历。“他们让我交一份我近况的报告。我写完之后一直坚持自己送过去。”他记得他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爬到红十字会办公室所在的五楼。

几个月后，湘雅二医院免费接纳他入院，他就在那里等待肺源。在他住院的第 42 天，医生告诉他可以准备手术了。医生走后，刘福把头蒙在被子哭了，儿子也躲在卫生间里哭了出来。与此同时，距离刘福医院仅仅 5 公里外，两位悲恸的父母正在向他们唯一的儿子告别。

刘福说：“在我离开重症监护室大约一周后，有人告诉我，我的肺是从一个 16 岁男孩身上移植的，我惊呆了。我完全能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因为我是一个父亲，也有一个儿子。”

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让刘福不能同叶沙的父母联系，但他设法了解到了一些捐献者的事情，如叶沙喜欢打篮球。这就是为什么当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

中心联系他时，他立刻同意和叶沙的器官接受者一起组织篮球队，以感谢叶沙一家高尚的行为。

并非所有器官接受者都愿意公开他们的隐私。在七人中，有五人参加了这场活动：刘福；14 岁的颜晶和黄山，他们各移植了叶沙的一片眼角膜；周斌，叶沙肝脏的受体；胡伟，移植了叶沙的一个肾。

WCBA 全明星赛

在中国女子篮球甲级联赛全明星赛七年的历史上，叶沙队两分钟的表现赛可能是最特殊的。

当比赛进入中场休息时，五位穿着红色队服的叶沙队球员进入赛场，他们的球服上印有编号和所接受器官的图案。大屏幕上正在播放一段讲述叶沙和球队故事的视频。

“我是叶沙，叶沙的肺。”刘福在视频中说。

“我是叶沙，叶沙的眼睛。”颜晶说。

“我是叶沙，叶沙的肾。”胡伟说。

“我是叶沙，叶沙的肝。”周斌说。

现场主持人一个接一个叫出他们的名字，6000 多名观众起立为他们热烈鼓掌。嘉宾席上，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率先站起来鼓掌，而在球场上，这支球队的对阵队，全明星队员们正擦去脸上的泪水。“我忍不住流泪，当我环顾四周时，我发现我的队友们也在哭。”中国国家队队长邵婷说。“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我的队友们也是如此。这个男孩和他的父母都很伟大，他们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她继续说，“我还没有告诉我的父母，但我真的在考虑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除了周斌，叶沙队没有人知道怎么打篮球。胡伟在两分钟内甚至连球都没怎么碰到过。他们在球场上跑来跑去，多次尝试投篮，作为对手的女篮姑娘们没有进攻，而是帮他们拿下篮板球传给她们。周斌终于在哨音响起前成功地打出了一记跳投和一次罚球，观众们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我听说叶沙喜欢打篮球，他希望有一天能参加比赛，我觉得有义务帮他实现梦想。”来自广西的 53 岁警察周斌说，“我的隐私和叶沙家人失去的相比不算什么。”

颜晶是叶沙队里另一位在比赛中得

分的队员——更准确地说，在比赛终场哨声吹响之后，颜晶在邵婷的鼓励下，还在篮下努力地投篮，一次、两次、三次，第四次，篮球沿着铁环转了几圈滚进篮网。两支队伍的球员都高兴地跳了起来。

“我用我的眼睛完成了一个梦想。”颜晶说。

全明星赛在 1 月 27 日晚上落下帷幕，但叶沙队的表演引来大量媒体关注，铺天盖地的报道让更多人知道了叶沙队和中国的器官捐献事业，之后志愿登记捐赠器官的人数暴增。在比赛两天后的一次采访中，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宣传部主任张珊珊告诉记者，1 月底共有 90 万人登记捐献器官。三个多月后，这一数字已超过 122 万。

叶沙的父母没有去现场观看比赛，他们看了比赛视频。叶爸爸哭了，叶妈妈又开始失眠。叶爸爸说：“自从叶沙去世后，我的泪点变得很低，小事情也很容易情绪化。”“但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当我看到他们在球场上奔跑时，我的儿子似乎还在我们身边。看到叶沙拯救的生命，我真的为他们感到高兴。我打心底里认为我的做法是正确的。”他说。

儿子的猝然离世在叶沙父母的生命中留下了一个长久的空洞，现在他们努力用忙碌的日子来填满他们的时间，他们会参加器官捐献宣传活动，新开了一家烘焙坊。叶妈妈过去常为叶沙做饭，现在儿子的旧卧室改造成了烘焙房，她和来帮忙的邻居一起制作各式点心和蛋糕在网上出售，生意不错。

刘福也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他在一家家政服务公司兼职，同时也是一名致力于推动器官捐献的志愿者。有一天，他在湘雅二医院做器官移植和捐献的义务宣传员时，与一对中年夫妇擦肩而过。就在那一刻，他心跳加速，内心涌动着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蒙了，话也不会说了，一整天心都在狂跳。后来我得知那两个人是叶沙的父母，”刘福回忆道。（叶沙、刘福、颜晶、黄山、周斌和胡伟均为化名）

（执笔者：马向菲；参与记者：帅才、姚羽、袁汝婷、林德韧）
新华社北京 6 月 16 日电

快递小哥为何将自己“加急速递”

新华社记者刘美子

晌午时分，烈日炎炎，刘亚强像往常一样，在他的快递门店前安排着卸货、摆货，招呼前来取件的顾客。

6 月 3 日，刘亚强在合肥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安徽省第 175 例、全国第 8420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这是安徽淮南“90 后”快递小哥刘亚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快递”！

距离捐献造血干细胞已经过去一周时间，刘亚强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份牵挂，“不知道对方现在怎么样了，只希望她一切安好。”

刘亚强出生在安徽淮南一个普通矿工之家，从小就是个热心肠。18 岁起，他就开始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一直是他的心愿。

2012 年初夏，22 岁的刘亚强主动签下了《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同意书》，他不知道，这大海捞针似的配型率何时能降临。

今年 5 月底，正在上班的刘亚强接到父亲电话。父亲告诉他，市红十字会的人正在找他，配型成功了。淮南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告诉刘亚强，他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血样和外省一名十分危急的

急性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需要加急完成高分辨采样配型和体检，征求他是否愿意。

“肯定同意，没什么事比命更重要！”刘亚强的回答简单、有力。

可当工作人员告诉他，捐献需要一周时间住院，捐献前后还不能熬夜和劳累，这个憨厚的小伙子着急了。

刘亚强经营着一个快递门店，业务量很大，每天有上千件的快递业务，一件也不能耽搁，耽误半天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更何况住院一周时间。

然而造血干细胞捐献更是与时间赛跑，听说对方患者病情危重，不能再等时，刘亚强咬咬牙：“绝对不会耽误捐献，大不了，我把店转让了！”

两年前，刘亚强从银行贷款 30 万元开了这家快递门店，一旦关门，贷款打水漂不说，还会失去全家的经济来源。这些压力，刘亚强全都默默地压在心底。

“在赖以生存的营生和挽救他人的生命面前，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自己宁愿打工还债，这种精神感人至深。”在走访过程中，淮南市红十字会副会长陈玉琴得知了这些困难，协会志愿者主动要求，到他店里轮流值班。

“敬爱的顾客：因本店店主紧急去外地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一名急性白血病患者，期间业务临时由志愿者轮班协助打理……”5 月 29 日，刘亚强赶赴合肥准备捐献，门店外，一则通知赢得众人的赞许，还有不少人来咨询怎么加入捐献队伍。

“哪怕只有百分之零点的希望，我们也要百分之百地去努力！”临行前，刘亚强的父亲拍拍儿子的肩头。

经过五天的准备，6 月 3 日上午 8 时许，刘亚强走进采集室。四个小时后，采集完成，装着造血干细胞的袋子交到早已等待在采集室外的医生手中。

受捐方医生也给刘亚强带来一份特殊的礼物——受捐者家人的感谢信。从零星的信息中，刘亚强得知，对方患者是江苏的一位中年女性，有一儿一女，女儿今年参加高考。

当天傍晚，刘亚强的造血干细胞被输入患者体内，而原本该休息两周的刘亚强，当天下午就回到门店，忙活开了。

“刚开始有点疲乏，其他也没什么感觉。我整天给人忙着送成百上千件的快递，没想到这次把自己给‘快递’了。”刘亚强笑着说。

新华社合肥电

武汉有群“热血殷殷”的铁路人

本报记者王贤

热血殷殷，爱心拳拳。13 日，世界献血者日前一天，48 岁的张宏汉在武汉血液中心又一次完成无偿献血。

5 年来，这位来自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江岸机务段的“火车医生”，已累计献血 83 次。

身材敦实、面色憨厚的张宏汉，坐在记者面前，两眼放光，显示出几分自豪。露出结实的手臂，密密麻麻的针眼依稀可见。

26 朵鲜红的献血证、25 枚成分献血银质纪念章和全国无偿献血金奖、全国无偿献血银奖等荣誉证书、奖章，摆在前来采访的人们面前时，大家都被深深震撼。

2014 年，张宏汉逛街时看到一辆献血车，受好奇心驱使走上了车。“那次献血后，护士告诉我是 O 型血，血源较少，我就加入到了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行列。”张宏汉回忆说，“献血利人利己，对自己身体没影响，还能帮助别人。从此只要身体允许，每隔半个月我都会主动献血。为了让血站能够随时联系我，我的手机再也没有关过。”

在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

像张宏汉这样默默无闻、长年坚持无偿献血的职工，还有不少。

武汉动车段动车组机械师俞宙的血型是 RH 阴性 AB 型，俗称“熊猫血”，20 年来他无偿献血上万毫升，熟悉他的人都叫他“熊猫大使”。

由于这种血型稀少，不宜长期储存，加上献血有间隔期，因此通常是患者急需时，血液中心才会通知他献血。了解到这一情况，俞宙每天 24 小时开机，一有需要都会第一时间前往献血。

2013 年除夕前一天，正准备和家人一起吃顿团圆饭的俞宙突然接到武汉血液中心求助电话，可 1 岁的儿子怎么也不让他离开。无奈之下，俞宙抱着儿子，带着姥姥、岳母、妻子，一家四代五口人一起过去献血，并在血液中心吃了一顿别样的年夜饭。

对稀有血型了解得越多，俞宙想做的就越多。因为“熊猫血”是隐性遗传，俞宙鼓励家人检测血型，当查出表哥与堂妹也是“熊猫血”后，他反复做两人思想工作，让他们也加入无偿献血队伍中，经常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2015 年，俞宙获得当时卫生部颁

发的“2014—2015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金奖”。

20 多年前，武汉电务段阳新信号工区职工朱槐龙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认识到无偿献血的重要意义。这多年来，他不仅自己坚持献血共计 3.6 万毫升，相当于 7 个成年人全身的血量，还积极带动周围的工友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991 年，朱槐龙的妻子在生产过程中大出血，他要求为妻子献血。医生告诉他，由于产妇失血较多，他献的血根本不够用，需要采集血小板补充血液。最终，在医院的大力抢救下，朱槐龙的妻子转危为安。这件事使朱槐龙认识到，血液对于一个病人而言就是生的希望。从此，他义无反顾走上了无偿献血之路。

一花引来百花香。从一个人义务献血到发动大家参与、从个人单打独斗到成立组织抱团作战，朱槐龙的义务献血路越走越宽。

2009 年，朱槐龙发起的阳新县义务献血小分队成立。在他的影响下，献血小分队逐渐发展壮大，从最初的 8 人发展到近 20 人，成为当地一支献血生力军。